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六十一回 左袒劉江臬司密訪 善說項陳縣令訴冤

話說陳寶焜在衙中，早得了盜首毛三越獄的信息。正然驚疑，聞說朱典史到了，忙請入內堂相見。朱丕遂將毛三夜來如何扭開鑰鑄，跳屋逃走的話，回了一遍。「再則獄中各節情形，卑職都親身踏勘過了，與禁卒所報相符。現在將禁頭寶泗帶到，候堂翁作何發落？」說罷，侍立一旁，用眼偷覷寶焜面色，看他若何光景。寶焜聽罷，也不回言，也不邀朱丕入座，自己亦站在堂口，呆呆的仰面看天。好半晌工夫，方冷笑了聲道：「這件事真蹊蹺，想來獄中情形，老兄是踏勘過的，也無須我去。偏生昨夜寶泗告假，毛三單單走脫，分明好似寶泗預知毛三要逃走，特特的托故走開一般。這件事澈底根追，還要在寶泗身上，一定無疑。老兄先行回衙，吩咐獄中各役，晚間務要加倍小心，不可再走脫一個，那就分外不便了。寶泗暫行管押，待我慢慢審問，自有著落。」朱丕聽了寶焜的幾句諷刺話，不由臉上紅暈起來，答應了一聲，即忙告退下來。晚間，親往獄中巡查，俗說賊去關門，不得不虛應故事，掩人耳目。這裡寶焜與眾幕友商議，先行通詳，再作定奪。

次日，魯鷗接到詳文，滿心歡喜。一面轉詳出去，一面坐轎來見撫軍。原來這撫軍是新簡放來的，與魯鷗有點瓜葛。魯鷗請過安，歸了座，即將南昌縣如何忽略，致巨盜脫逃，「現在風聞該令懼罪，欲諉過於管獄官及禁卒身上。雖然典史等人難辭其咎，究竟該令係有獄之官，先事果能慎重，何致獄囚脫逃？況該令是卑府屈下，又近在肘腋，深知其平日遇事疏忽，妄自尊大，所恃者伊父曾任封疆，又擢升臬貳大員，故舊盈朝有所倚賴，全不把地方公事放在心上。卑府每欲詳參，因他是新進少年，不諳時事有之，或者日久可以練達出來。此亦卑府顧恤他十年寒窗，好容易博得一第之故。即如前次廣仁教之舉，該令多半因人成事，並非他一人之功績。無奈前任撫憲與彼有舊，大眾只得隱忍下去。」

魯鷗一席讒言，方才說完，早把個新任撫軍氣得連稱該死，道：「這種胡塗東西，還能夠官麼？貴府也太懦弱了，那怕他是王親國戚，既在我僚屬，清廉者則賞，貪庸者則黜，何況冒功歸己，尤不可恕。貴府且自回衙，詳參上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斷不使這樣的守令，為民父母，實以害民。」魯鷗見撫台信了他的話，暗暗歡喜，忙起身告退回衙。連夜做了詳文，及南昌縣詳府的文書，一齊申送上去。暫且不提。

單說寶焜連日甚為焦躁，雖說通詳文書中備陳曲折，自己總不能居於無過之地。況且這樁疑案，分明似有人從中算計於我，只要將寶泗切實拷訊，即有端倪。想定主見，忙傳話外面伺候，既不冠帶，亦不坐大堂，只喚了幾名吏役進來，將寶泗帶入內堂，細細盤詰。

寶泗一口咬定不知，全推在那一班散役身上。寶焜問了幾遍，見他不肯招認，不禁勃然怒起，命取非刑過來道：「審不出你的虛實，毛三都沒有著落，本縣的前程亦有未便，不若將你打死，橫豎本縣是不要這功名了。我看你還是鋼筋，還是鐵骨，你拚得挨受大刑，本縣也拚得過不要你招認，自己抵擋這件事去。」說罷，一迭聲的連叫敲打，又不住的把驚堂亂拍。

旁邊走過雙福，單膝跪下道：「要求老爺息怒。家人看寶泗不是個胡塗人，一時信了人的蠱惑，心內轉不過來，縱然打死，他亦無悔。不如將寶泗交家人帶回，讓他自己與自己商量商量。果然寶泗仍屬拗強，那時他死於杖下，不能怨人。」寶焜本無心要打寶泗，不過恐嚇他吐認實情。今見雙福上來代他求免，正中心懷，即喝起寶泗道：「暫且饒你一頓刑法，你自家須要明白，不要替別人擔重，苦著自己身子。」又吩咐雙福道：「寶泗交與你去，好歹明朝即要帶他來回話。」說罷，起身回後，人眾皆散。

雙福領了寶泗回家，擺出酒肴，先代寶泗壓驚。然後緩緩再三勸導他，不可執迷不悟。「料想你不招認，本官也不肯干休。而且這件事，明明白白，千人共見，其中顯有情弊。你徒然吃了苦頭，挨了拷打，日久仍要招承，卻又何苦來呢？」

一番話，說得寶泗頓口無言，低下頭來，口問心道：「寶泗，你果然真正胡塗。魯大老爺、朱太爺與本官有隙，我與本官毫無芥蒂，何必為人的事，我自家受苦。縱然抵死不認，事過後，魯朱二人亦未見得十分看顧於我。不如我從實招承，卸脫我的身子，隨他們去各顯手段。我只將是我縱放的一節，隱過就是了。」想罷，對雙福道：「蒙你二爺抬舉，又再四的開導，我豈不知好歹。明早你二爺只管帶我去回本官，我自自有話說，斷不辜負你二爺一番美意。」雙福見寶泗已認，又吐出實在情由，十分歡喜，痛贊寶泗是個爽直漢子。兩人復又添杯換酒，暢飲至二更以後，方才安睡。

次日清早，雙福同了寶泗同至縣衙。雙福先入內回明原委，寶焜即傳寶泗進來。寶泗將前後細情，從直說了一遍。寶焜方悟魯朱二人合手算計，不禁火罵。命寶泗落了供，仍交外面管押。心內愈想愈惱，賭氣也不去見魯鷗，』意欲次日往渴漢槎，訴說委曲。

再表日前通詳時，漢槎見了文書，很吃一驚。回想：「寶焜這孩子，雖然年輕，頗有才幹。即如剿滅廣仁教一事，甚是有膽有識，心細如發。何致分中之事，疏忽若是？俾首犯脫逃，其中顯有情節。況他詳文內察稱『為首禁卒寶泗一名，恰恰於是日告假等語，刻下未辨有無通同，俟研鞫得實，再行稟報』，這其中即是脫節破綻之處。莫非這孩子受了人家算計？再則魯守昨日又有詳參文書上來，敘說他遇事疏忽，妄作妄為。日前廣仁教一案，多半貪冒功績。這件事，我是深知其故，委係寶焜之功。只恐新來撫軍不明底細，誤信魯守之言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我又知魯氏與陳氏本有前隙，分明魯守趁新撫軍初到，不深悉各情，好傾跌寶焜一番，以泄夙恨。前次小儒曾將寶焜重托於我，我豈可不問？就是小儒不來托我，此等有功於民的僚屬，也不能不代他昭雪。我本當傳寶焜來見，說明於他，怕的旁人議論我有偏袒。待我暗暗訪察出一點消息，再作區處。不是我說句誇口的話，既有我在此，亦不怕有人暗算寶焜。假如撫軍信了魯守讒言，要難為寶焜，我乃司道大員，也可擔得住一二分責任。」

想定主見，即喚了一名得力家丁進來，叫他去逐一密訪此事原由，不可遲緩。准知大凡天下欺人的事，只可欺得一時，日久都要敗露。旁觀的公論，是最確切。差去的家丁一連訪了數日，雖未十分了然，那魯、朱合謀的大概情由，早已知道，即忙回衙稟明漢槎。

漢槎聽了，大為怒惱，正在尋思要代寶焜彰明此事，看魯、朱怎麼得過身去？不意撫軍的撤札已下，因撫軍惑於魯鷗讒言，一接到南昌府詳參文書，一面商議具折入奏，一面即先行撤寶焜的南昌縣印，來轅候質，另派了署理下來接手。

漢槎聞知，甚為駭然。明知這事魯鷗做了手腳，感動撫軍參劾寶焜。試問本省撫台參一縣令，易如反掌，況有貪功冒績，疏玩公事等火款名目，縱寶焜有通天手段，也難翻轉過來。即令家丁傳話外面，著南昌縣來見，好與他計較若何辦理。忽見家丁執帖上來，回道：「南昌縣在外稟見。」原來寶焜亦奉到撤札，只氣得有冤沒處叫屈。又憶這事甚為棘手，既撫台與我作對，猶有那巨盜脫逃的實在罪名，雖然我審出寶泗的實情，恐不容我分割。至於我這微官末秩，得失原不足重輕，只怕回去難見父母。莫若去謁見江家叔父，求他代我設策，如何彌縫。忙坐轎來至臬署，著人投帖去回，一面下轎入內。

漢槎見了手本，即命請陳大老爺內堂相見。寶焜走入，向漢槎請了安，一旁侍坐。即將如何拷問寶泗，已得實情，全是魯太守朱典史兩人串成的圈套。「卑職正待通詳，忽奉到撫憲撤札，並云日前廣仁教一案，係貪冒別人的功績據為己有。這句話，卑職怎麼當受得起？況此案中外皆知，不容貪冒，真正卑職有屈難伸。而且撫憲既行下撤札，必然隨後具折參劾，卑職縱然通詳，亦屬無益。是以特來謁見人人，多要求大人作主，曲為矜全。」說罷，又起身請了安。

漢槎忙起身，一把拖住道：「賢姪台，不須害怕。何況既經審明寶泗實情，更不怕他們了。足見魯守一言虛誣，言言皆誣，我亦因見著撫軍撤札，恐你措手不及，正欲遣人請你過來商議。我看這件事，不能將就敷衍，爽性攪他一場，終有個水落石出。不瞞你賢姪說，我早已著人訪問清白，你實係無妄之災。你可速速回去，連夜做好通詳文書，只顧詳稟上來，我自自有處置。二則新縣令到彼，你不可交印。將印信及此案的卷宗，親帶到省中，面見制軍備陳冤抑。在田伯父定見要代你設法的。你不如如此做去，你丟了

官，損了名，還有後災。拚著自己乾這麼一干，縱然你有咎難辭，他等亦罪不容掩。」

一席話，提醒了寶焜，忙立起再三稱謝。漢槎又催他「不可怠緩，若待撫台發了手，雖有在田伯父，亦難於為力」。寶焜連連應諾，告退下來。回到自己衙門，將雙福喚上，吩咐他「連夜封好船隻，明早往省，要不分晝夜趕，早到有賞」。說罷，轉身回後。甘沽玉亦因這件事，愁得坐立不安。見寶焜走進，忙迎上詢問，寶焜遂將漢槎設策，叫他上省哭訴制軍，庶可挽回。潔玉小姐聽了，才放下心來。便親身領著眾使婢僕婦，收拾寶焜行裝。夫妻談談說說，直至天明。寶焜隨身帶了印信，並雙福等幾名貼身心腹家丁，辭別了潔玉，出城落船，即揚帆開行。

恰好天從人願，一路順風，不到數日，已抵南京。連自己私第都不及回去，只叫雙福去請問父母的安，即坐轎飛奔督署而來。投進手本，從龍傳話，內堂相見。寶焜請過安坐下，從龍先問了問任上光景，寶焜一一應答。隨後將魯、朱謀害各事，細細訴說。從龍詫異道：「何以撫軍如此不諒人情，只憑一面之詞即上彈章，未免過於冒失。你今番來，我即有些疑惑，又沒有大事何故親身赴省，不料出此意外之虞。你且放心回府，稍住兩日，將印信權交我處。當日魯鵬一到南昌府任，我即思發其前愆，因大眾勸我，人有自新之路，何妨觀其後效，我才放他過身。誰知他自家腳步尚未立牢，又思害人，真可殺不可赦之輩。好在撫台參劾的奏折，都要來與我會銜，那時我自自有調停。」寶焜起身謝了又謝，方告退下來，到了自己私第。

此時小儒已知其細，心內雖怒惱魯、朱等人，外面卻不露聲色，反把寶焜痛訓一場，說他少年心性，居官不慎，致招謗尤。寶焜垂手唯唯聽訓，待小儒沒有話說，方退入內堂。倒是方夫人甚為寶焜抱屈，見了面即再三安慰。「我早與你父親商議過了，明日去重托雲家伯父，你都不致吃虧」。又問：「沽玉媳婦近來可好？」寶焜逐一回明，方夫人叫他至內書房寬衣歇息。

單說從龍見寶焜去後，心內尋思這事如何辦法？卻好此日撫軍的咨文已到。從龍為人向來骨鯁，也不問撫軍是否？一面回咨撫軍，不能會銜。「因南昌縣面訴如是，未分曲直，何可含糊入奏？況魯守、朱尉素不安分」，即將前事略敘一二。又一面行文到南昌，「立傳南昌知府、南昌縣典史與獄卒寶泗，二齊赴省聽候質訊。囑撫軍另放人員，去暫理篆務」等云。

次日，小儒亦來拜見從龍，從龍將如何回咨撫軍，如何調取魯、朱等人到省與令郎對質，說知小儒。小儒稱謝不盡，回府說與方夫人等知道，眾人方放下心來。

隔了一日，行文已到南昌，撫軍因署南昌縣的委員，申稟來前，說：「陳寶焜私帶印信赴省，未知何意？」撫軍正在發惱，忽接到制台來文云云，不禁又羞又恨。羞的是身為封圻大員，連一縣令都不服管轄。恨的是自己怎麼這般孟浪，也不查這麼一查，只憑了魯守之言，信以為真。「而今制台要調取人員到省對質，倘或魯朱兩人之說非是，豈不連我都不好看相？若硬起頭皮不放他們去，也不問雲制軍列銜，逕行單奏，好原是好，可不是我要與姓雲的結仇麼？況雲制台久邀聖眷，奏無不准。魯、朱等又有前次的破敗，定然是我之情曲，他之理直。那麼一來，我更失了便宜，不如隨他們去罷」。前思後慮，毫無主見，只得札飭新任接署南昌府，南昌縣典史兩處印信，又一面備文送魯、朱等至省候質。

這個消息早傳到魯鵬耳裡，直嚇得魯鵬魂飛天外，一時沒了主意。惟有埋怨朱、賈等設策不善，如今鬧出大亂子來了，怎麼了結。我們只計及害他，卻未曾計及他有個制台靠山，豈非油蒙了心，被鬼迷住了麼。「你們倒還罷了，我花了若大一宗捐資，又好不容易得了這個美缺，一旦丟去可惜不可惜；就是回了京，老人家也要埋怨得什麼兒似的呢！」

朱、賈等此時皆默默無言，各自相視。停了半晌，還是賈子誠道：「雲翁也難怪我等，我們縱設策不善，害不著別人，也犯不著來害自己。亦是定數如此，雲翁即抱怨煞我等，終是無濟。到了這地步，怕也沒用，不如人著膽去見制台，爽性胡扳混咬的鬧他一場，勝負尚未可定。」

魯鵬全沒主意，只得仍信了他們之言，預備上省，好歹去碰他娘一頭再議。剛好新任已到，魯、朱等交代過印信。又接著撫軍催行文書赴省，不敢少懈，忙收拾動身。賈子誠、許春舫也暗中跟了他們一同上省，打聽信息，好互相計較。

這日，已抵南京。從龍即委了十府道勘問此案。十府道將人證傳齊，先喚上寶泗詢問。寶泗又從頭細說一遍，道台命他落了供，跪過一邊。即傳南昌縣上堂，寶焜走上，行過庭參禮，將品級墊鋪下，向外而跪。道台問道：「南昌府魯守，詳參你遇事疏懈，縱囚脫逃，又說剿辦廣仁教係貪冒他人之功，種種不法，均在罪無可赦之條。雖然寶泗供出係魯朱兩人指示，竊恐寶泗受你囑托的，你可將各節從實說來。」

寶焜道：「大人的明見，據魯府憲詳參卑職務款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論。既不能憑魯府憲一面之詞，亦非卑職所可狡賴得過。若依原參之說，竟是指奸為奸，指盜為盜，平空陷人入罪。所參卑職縱囚脫逃一款，卑職是有獄官，朱典史乃管獄官。禁卒寶泗終年難見卑職一面，日日與朱典史會面的。賄囑一節，不待明言，無論寶泗已招認實情，即毛三越獄這一夜，卻好寶泗告假；此其弊一也。再則毛三一案，同時被獲者有五六人之眾，毛三既然起意越獄，必與眾犯計較，縱臨時倉猝，不及全逃，也該走脫數人，何只有毛三一犯越獄？次日審問眾犯，有雲不知者，有雲知而不及從行者，供詞狡閃，其中即有情節，此其弊二也。來日清早，卑職親往獄中踏勘情形，見毛三遺下鑰鑰等件，皆係脫落，並無姻斷，當該犯越獄之際，事在急迫，那有刑具仍然未損之理？此其弊三也。現已差眾海行搜捕，諒毛三難逃法網，有日該犯捉獲到案，即知底細。至於冒功一節，更係誣栽。彼時卑職訪得廣仁教多行不法，又適值有熊氏身死一案，萬坤在前歷任，已經控過數次。既是卑職境內的事，何能不問？況這廣仁教業經蔓延數府之大，若不亟除，竟有不知伊於胡底之勢，力不容緩。卑職當經稟請營官下鄉捕捉，嗣蒙各大憲推敘微勞，卑職得邀獎賞，而下鄉各營官皆有保奏，從去各兵丁亦均有賞資。卑職若誣稟如何身先士卒，如何督率兵弁前往兜獲，方為冒功。卑職身未離署，久已申明在先，即魯府憲處亦有詳文申察上去，可以核對的。總要求大人詳察，代卑職昭雪冤枉。」

寶焜一番話，把個十府道聽得不住點首。又將寶泗喚上，詔問一遍，寶泗執定前供，半字不改。道台始轉喚魯朱二人上堂。

此時魯鵬、朱丕在丹墀下，一句句聽的明明白白，直急得渾身冷汗淋漓，心頭有幾一卜個吊桶打水相似。魯鵬性瞪著一雙白眼，惡狠狠看定朱丕，恨不能一口把朱丕吞下肚去。「原來你用的婦人，你說寶泗是你貼己心腹，斷然無疑。如今反幫著寶焜，全行招認。這不是我們怕沒有冤家作對，特為尋出個寶泗來，抵自己的嘴麼？」

朱丕此時也急得死活不能，只有低頭歎氣，自恨瞎眼認不捐人，錯把喪門當做天喜。若說寶泗也替我乾過幾件機密事，很有心孔，很靠得住。不知今番怎麼忽然變了，竟順著陳寶焜起來，不是我們該倒灶。心內又氣又怕，又對不住魯鵬。忽聞上面傳喚，二人只得硬了頭皮，勉強上堂，行過禮俯伏一旁。

道台微笑了一聲道：「陳令所供各詞，你們該聽見了。還有何話說，不妨在本道堂上，訴說明白，好待本道轉詳督憲。」魯鵬來時，原與賈許兩人商議停當，到了南京，爽性混扳胡攪，大大的鬧他一頓，前後不過丟官。倘或托天僥倖，反負為勝，竟扳倒了個把也未可料。現在聽了寶焜、寶泗等一片供詞，又見道台句句問到他心坎兒上，弄得一句話都沒的說了。惟有自稱該死，「誤聽旁人煽惑，害了自家。總求大人矜憐，格外恩施」。朱丕見魯鵬不能抵辯，料想自己亦是單絲不成線了，扒在堂階，不出一言。

道台即問他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一連問了幾聲，朱丕只得回了一句，「聽憑大人處治，一切都是卑職胡塗，情甘領罪，與魯火老爺無涉」。道台笑道：「很好，你很有膽量。到這時候，你還顧念朋友，願甘一人任咎。無奈只怪你作事不密，反害了朋友。此時要代他分罪，分不來了！」又回頭對魯鵬道：「朱尉的話，你也聽見了，並非本道偏袒。」說罷，命各人當堂皆押了供單。

寶焜復又稟道：「卑職仍有下情，察告大人作主。卑職到任數日，即聞南昌有四獸之名，是魯府憲與朱典史，還有府署幕中賈子誠、許春舫等四人。可知魯、朱之惡，半係賈、許匡助而成。卑職原不應此時訴說，分明是有意報復；縱然獲咎，卑職也是甘心的。卑職為地方上起見，死而無怨。卻不忍江西的百姓，受他們無數塗炭，不得伸雪。」

道台聞說，忙問魯鵬道：「那賈子誠、許春舫是何等樣人，在你署中作何執事？」魯鵬正在痛恨賈許二人，代他謀為不週，「我代他等十分情摯，他們喪盡天良，為我做的好事」。並不抵賴，遂回道：「卑府署中實有此兩人，賈子誠係揚州生員，許春舫

係本省富紳。卑府因誤信薦者之言，收在署內。並且今番跟同卑府來省，現在寓中。至於他們的惡跡，卑府實在不知。請大人提他們到案訊問是否，就是了。」

道台聽說，即當堂標籤，差提賈子誠、許春舫二人赴案，立等訊鞫。不多片刻，雙雙帶至。原來賈許二人正在寓中候信，商酌這宗案卷如何了結。又遣了一名心腹能乾家丁，雜在聽審人眾中，聽魯朱兩人若何回答，道台怎生詢問，陳、寶等又怎生扳駁指實，打聽清楚速來回話。那知差去的家丁尚未回來，忽然來了幾名道差，不用費事，撲個正著。一面將堂簽取出，與他們觀看，一面不由分說，扯了就走。把他兩人弄得昏天黑地，摸頭摸尾不著，也不知犯下什麼彌天大罪，才如此密訪急拿。沿路要問公差們個底細，他們亦含糊答應。

到了堂上，原差繳過硃簽，他兩人只得跪在一旁，直聽得道台上面問道：「你兩人叫賈子誠許春舫麼？你們可是魯守的幕友麼？」二人又只得同聲應道：「職員等正是。」道台復冷笑道：「很好，你們乾得好事，可知罪麼？我只問你們是個什麼惡獸，怎生殘害當地百姓？可從直供來，本道開豁你等。若有半字支吾，休怨本道無情。」說著，把驚堂一拍，兩旁差役高聲威武，早將賈許二人，魂靈直嚇得飛出腦門，竟不知從那一句回起。這些隱情，道台怎麼又曉得這般清徹？

還是賈子誠是個老手訟師，有點見識，爬上一步道：「大人問職員們知罪，職員們竟不知犯了何罪？而且大人問是個什麼惡獸，又怎樣傷人？職員們分外不解，尚求大人指示，不能不教而誅。」道台笑道：「賈子誠，你不要在本道面前，故作胡塗，本道也久仰你是個老奸巨猾。你要本道指示，你只問那南昌府眾百姓就是了，本道也沒有多大工夫，和你們扳駁。你們靜候總督人人究辦罷，要辯白到那裡辯白去。」回頭喝令原差，將賈許二人好生管押，分於兩處，不許他們串供。吩咐已畢，即起身退堂，人眾各散。

賈、許猶欲呼冤，見道台已進了暖閣，只得隨了原差下來。到了班房，細問原差，又許了多少好處，才知道是陳寶焜供出他們惡跡，魯鵬又將他們指交出來的。此刻二人又怕又恨，痛罵魯鵬不識好歹。「我們為你耗盡心血，直怪你信了朱丕的話，說寶泗是他心腹，我們都沒有替累著你。寶焜扳我們倒也罷了，你怎麼反將我們交案？你既無情，我也無義。你的劣跡，只有比我們多的。爽性明日到了總督親提覆訊之時，也代你和盤托出，是水是火，大家一道兒下坑去的。想交出我們，好自家輕鬆身子，豈非是做夢麼！直問你外邊四獸的混名，難不成我們兩人，也有你二人在內呢！」那邊魯，朱回到私寓，亦有一番互相抱怨。寶焜到了府中，將堂上各情，細稟小儒等人。王蘭在旁，點首笑道：「雖然你理正詞直，亦虧在田一力維持，授意於十府道。所以一至堂上，即指定他們虛誣，又將賈，許等人羅致案中，一齊詳辦。否則也要細問問你的口供，縱然你句句是實，都不得如此豪爽，一堂清結。遙想詳了上去，在田亦是照詳究辦。只怕魯，朱等人，此番除丟官而外，猶有後災，也是他們自作自受，何尤於人。只問你在堂上乘勢供出賈，許惡跡，道台即簽提他們到案，不容分割，竟定了罪，管押下來。即此一端，可知從中有人力的好處。若在他入，縱賈，許難逃其咎，亦要問你個借公報私，意存攻訐。」

小儒聽了，接口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他們小孩子家，都不省人事，初膺民社，全不想報國安民，一味要好強自出頭。這是有在囚暗中為力，算得占了上風。嘗見人家十分天真萬確的事，到了臨時尚有變動，不問你理正詞直，誰有力誰強。那不是白白丟了面孔，損了名聲。小孩子家作事，都宜依規蹈矩，尺步繩趨。沒以為得了甜頭，下次任性妄為，必至破敗墜劣而後已。」

小儒話未說完，王蘭雙手齊搖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我不願聽你的這些腐話，你如今年紀已老，而且功成名就，歸老林泉，自然安性樂道，立命保身。不知緄兒們；當年富力強之時，正好建功樹業，我卻賞識他很有膽量，敢於不避嫌怨，不顧身家，即是個好孩子。你不褒獎他，也罷了，反將些迂腐的話，叫小孩子家縮頭退後，可謂老不達時務了。你說他不想報國安民，更外荒謬。他到任以後，即訪出廣仁教滋害地方，況且歷任都未敢深究，怕鬧出意外之變，焜兒竟稟請營兵捕捉。不然這廣仁教若不亟除，甚至將來越聚越眾，釀成叛亂大患，亦未可知。這不是報國麼？再則將魯鵬朱丕兩個害民惡吏除去，一方百姓受惠無窮。雖說是他們尋事，焜兒有這個膽氣，把自己的功名性命視若鴻毛，又順水推舟，扳倒賈子誠，許春舫兩個助紂為虐的東西。一除讎害，皆以百姓為重，不似同僚私情為重。去一魯朱賈許，即代南昌億萬家黎庶，揚眉吐氣，屈憤頓伸，這不是安民麼？又聞他凡與百姓有礙者，無不力為芟除；與百姓有益者，無不力為興復。這都是小孩子家不耽安逸，敢作敢為。從前你初任江都時，曾與胡武彤，毛知府等人作對，而今焜兒也與魯，朱作對，正所謂克紹箕裘，能承父志。你倒說他粗率，不循規矩，難不成要他只以身家為重，遇事模糊，與魯朱等同黨為惡麼？我真不解你是何居心？」又回頭對寶焜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不可聽你父親的話。現在你父親老頹了，連說話都顛顛倒倒。不日你仍是要回南昌縣任的，你只揀你該做的事做去。盡管大著膽乾，包你不錯，自然循聲卓著，為一方之賢父母。」

小儒指著王蘭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者香可不是瘋了。我不過怕孩子們膽大妄為，叫他各事三思而行。俗說，得意不可再往。我何能叫他黨惡魯朱等人呢？而且他是我的兒子，縱乾下如天功業，我只得勉益加勉，豈能稱贊他，頌揚他，那可不是成了絕大笑話麼？我不過說了幾句，倒引出你一篇議論，連我都教訓下去，你非瘋而何呢？」二郎，伯青等人，同聲笑說道：「也難怪者香為焜兒抱此不平，本來妮兒這幾件事做得令人欽佩。你雖不能贊揚他，也不可過於屈抑了他，叫小人兒家沒了興頭，下次幹事即沒有這般踴躍了。」

小儒笑著起身，走了開去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你們人多口眾，我也難於爭辯。焜兒好，焜兒好，算我不好何如？」王蘭亦笑道：「自然是你好，你知道認錯，還算你是好的。沒的倒是我說錯了不成？」寶焜也隨著眾人笑了一笑，退入後堂，寬換衣服，見方夫人去了。一切閒文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十府道退了堂，將人眾口供敘入詳文，當日即申稟總督衙門，聽候制台若何辦理。那邊雲從龍接到詳文，看畢，甚為怒惱道：「魯鵬這廝幾次三番幸而漏網，全不思改過遷善，仍是怙惡不悛，罪無可赦。該應賈許兩人也撞在網羅，這不是天意麼！可見他們連天都不容，我若不切實參力，我也不容於天了。」想定主見，袖了詳文，逕至幕友房中，商議如何科定人眾罪名，好出折具奏。未知魯、朱等人應得何罪，雲從龍怎生出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